

中国文学研究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编

第十一辑

中国文联出版社

中国文学研究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编

第十一辑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文学研究·第十一辑/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编.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6

ISBN 978-7-5059-5888-3

I. 中… II. 复… III. 古典文学—文学研究—中国—文集

IV. I206.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66911 号

书 名	中国文学研究·第十一辑
编 者	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010-65389150)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125)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刘 旭
责任校对	朱小芳
责任印制	李寒江 刘 旭
印 刷	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10.75
版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59-5888-3
定 价	28.00 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http://www.cflacp.com>

目 录

社会阶层带来的文学变化

——谈刘全进瓜、李翠莲还魂故事 [日] 矶部 彰 (1)

唐传奇爱情三部曲

——对《李娃传》、《莺莺传》、《霍小玉传》爱情

样式的现代理解 [韩] 全寅初 (12)

关于李氏朝鲜出版的《(会纂宋岳鄂武穆王)精忠录》

..... [日] 大塚秀高 (34)

清代的三国通俗文艺与《三国演义》 [日] 中川 谕 (36)

任昉《文章缘起》考论 吴承学 李晓红 (50)

四川药市与唐宋文学 [日] 冈崎由美 (72)

柳宗元佛教宗派取向及背景分析 陈引驰 (87)

苏轼的艺术气质与文艺思想 莫砺锋 (117)

赵明诚远游时为什么不给他的妻子李清照写信? ... [美] 艾朗诺 (137)

明代文学书信之性灵献酬论 [韩] 金桂台 (151)

汪道昆与嘉、万时期文坛的复古活动

——以其与七子派关系考察为中心 郑利华 (174)

钱笺袁宏道《未编稿》系年订误 何宗美(203)

清代才媛的山水意识

——以《名媛诗话》为考察中心 王力坚(224)

中国古代文论与叙事学问题 董乃斌(259)

《中国古今散文通史》撰写体例述要 郭英德(270)

中国古典文献里所见河南地域形象研究 [韩]金敏镐(279)

浪里挑灯看剑:中国海战诗学之书写特质与价值

信念初探 廖肇亨(285)

用西方理论和方法解析中国古代诗词

——叶嘉莹中西诗学研究之阐释 徐志啸(315)

征稿启事 (334)

社会阶层带来的文学变化

——谈刘全进瓜、李翠莲还魂故事

[日]矶部 彰

【提要】 清代戏曲《进瓜记》是根据明代《钓鱼船》改编的内府剧，在内容上反映了乾隆皇帝的治国理念，并让高洁的隐士成为剧中的主人公。与此相对，地方剧的秦腔刘全进瓜是将遇事考虑不周的富商作为主人公，描写的是一个商人家庭的生活。两个戏剧存在的差异，是由于它们的作者和观众分别处于宫廷和民间这样不同的社会阶层而形成的。由此可见，即使是源于同一故事的作品，由于作家和演出环境的不同，在作品的构成上也会出现差异。

【关键词】 进瓜记 钓鱼船 内府剧 地方剧 秦腔刘全进瓜 阶层社会

一、清朝内府剧《进瓜记》

清朝历代皇帝多是不亚于前朝的喜好戏剧的君主，其中康熙、乾隆两个皇帝还让人以自己喜好的题材编纂了大部头的戏曲作品^[1]。

康熙时期设立了南府这样一个归内务府所管的戏曲局，它后来被乾隆帝进一步加以扩大，成为担当发展内府剧的机构。

本来，清朝打入北京城时明代的演剧机构已经受到破坏，看剧只能依靠那些残留于教坊司的女演员。为此，康熙帝让苏州织造局将江南的戏曲名角送往北京。《清嘉录》卷七《青龙戏》中有：

老郎庙、梨园总局也、凡隶乐籍者、必先署名于老郎庙、庙属织造府所辖、以南府供奉需人、必由织造府选取故也。

这种情况还可以从杨士凝的《芙航诗稿》卷十一《捉伶人》等中,了解到让江南名角参与内务府戏剧演出的事情^[2]。在康熙六十岁万寿盛典之际,在北京各省府献上的戏台都进行了戏剧演出^[3]。另外,康熙南巡时还兴致勃勃地观看了昆山腔等地方戏。从这种情况看,康熙初期的内府剧是江南出身的演员唱的昆山腔和弋阳腔系列的戏曲,也可以说是朝着沿袭戏曲传统的方向起步的。

到了乾隆时期,内府剧出现了超过康熙朝的盛况。其表现之一是士大夫们为了迎合圣上,非常积极地创作了很多戏曲。另外,从内府内外和行宫、衙门都建造戏台这一点上也可窥其一端。乾隆帝时,张照奉敕编撰了供为御览的《升平宝筏》、《江流记》、《进瓜记》等,并在皇帝出巡时上演。因为这些作品是以内府为中心上演的,观赏者又极为有限,其名字和内容的广为人知还是最近的事情。

继《钓鱼船》之后,由文人创作的有关刘全进瓜、李翠莲还魂故事的戏曲作品,还有被视为是张照编撰的内府本的《进瓜记》。

其实。在张照的《进瓜记》之前,明代就已存在同名的戏曲。祁彪佳的《远山堂曲品》(具品)中有:

进瓜、王口口昆玉、从西游记截出一段、曲亦衬贴、李翠莲借魂成婚、恰得结体。
记载了曾有明代人王昆玉的“进瓜”记传奇一事。

现在虽然王昆玉的进瓜记已经失传,但从进瓜记、李翠莲借魂成婚的说法上看,可认为写的是与《钓鱼船》同一内容的作品。与《钓鱼船》相比,由于“进瓜记”没有传本,很难进行比较,但从时代来看张大复的《钓鱼船》与王昆玉的“进瓜记”对于前者作品的形成可能是有一

些关系的。

我们再来看看内府剧的《进瓜记》。

昆腔和弋腔的《进瓜记》是世上的孤本，内容上受《钓鱼船》的影响很大^[4]。但在具体表达、描写或者出数上与《钓鱼船》相比却有很多不同之处。

下面我们从兼看两者区别的角度，把《钓鱼船》、《进瓜记》和《西游记》三部作品的相关联部分与《钓鱼船》的梗概相对应进行表述。

《进瓜记》的基本构成是依据《钓鱼船》，它承袭了张大复的文艺观和作品结构。所以我们不必对《进瓜记》与《钓鱼船》的相同之处加以论述，而重要的是看它们的不同之处。首先，张照删掉了《钓鱼船》（三十出）的冗长部分，将之压缩为十八出。对登场人物也做了一些修改，除了把算卦先生再次变为和《西游记》一样的袁守诚以外，还给吕全的妻子陶氏加上了陶舅这一亲属，起到了挽留吕全不要轻易成为进瓜使的作用。另外，张照在力图使作品的内容富于趣味性上也下了不少工夫。例如在《钓鱼船》中，故事是按照吕全脸上现出凶相、龙王化为秀才登场、钓鱼船沉没和陶氏之死、吕全流浪这一模式非常平坦地展开的。与此相对，《进瓜记》对钓鱼船的沉没和吕全的担心进行了平行描写，将场面安排为两个，并在对比之中使其相得益彰。此外，《进瓜记》将《钓鱼船》杂乱的故事展开和到龙王与神课先生打赌的过程进行了合理的整理，形成了龙王向陶氏讯问、查明打鱼丰收的原因、把陶氏送往地狱的处理和自身出行等这样一个故事情节。《进瓜记》中删掉了《钓鱼船》中表现出来的太宗无德的部分，而把他描写成一个直到最后都十分关心龙王的圣君。这是张照欲讨乾隆帝欢心的表现，也可谓是内府剧的一个特征。琼英公主在作品中是作为陶氏借尸还魂的肉体提供者而被描写的，完全处于配角的地位。算卦先生袁守成在整个故事情节的出现也大为减少。作品的部分内容在做了这样一些修改后，《钓鱼船》以后的故事描写，都是从吕全夫妇与前来观赏梅花的袁守成在雪中相遇开始，到吕全夫妇还阳获得了荣华富贵为止来展开的。张照的《进瓜记》可以说是一部既顾及到皇帝御览，又把《钓鱼船》的剧本

性与舞台演出的可能性结合起来进行改编的结构十分严谨的作品。

内府剧既承继了地方剧的要素,又有着面向实际演出和供官僚士大夫观赏的两面性,它与从文人创作中产生的戏剧作品是有不同之处的。

仅从《进瓜记》来看,它继承了文人设定的隐者的生活方式,并将它视为是至高无上的东西。《进瓜记》反映出清代前期围绕继承皇位的明争暗斗,或文字狱等,给身在官场的为官者带来的“惶恐不安”的情况。故事用作为《钓鱼船》基础的“情”所表现出来的“才子佳人”型的爱情展开了情节,但由于要在清音阁、畅音阁等戏台实际演出,又极力删除了《钓鱼船》中的冗长部分和太宗、吕全入冥的重复部分等。通过对剧中人物过多和令人眼花缭乱的场景频繁变换的情况进行的极力整理,力图让观众更加容易理解剧情。另外,由于观剧的中心人物是皇帝,为了迎合君主的口味还对人物形象做了一些适当的修改,对唐太宗这一皇帝进行了极力美化。其结果使得太宗入冥故事本来具有的魅力大为减少,失去了把太宗进行好坏对比的趣味性。

二、秦腔的“刘全进瓜”与“李翠莲上吊”

清代除了有内府剧的《进瓜记》以外,还有陕西地方剧秦腔中的以刘全进瓜、李翠莲还魂故事为题材的“刘全进瓜”与“李翠莲上吊”戏剧。唐太宗和魏徵斩龙的故事本来就发生在此地,当地存在着以这样的内容为题材的作品可谓是理所当然。陕西省城南院门德厚祥书局刊行德石印戏剧集,其第十三册中收有“李翠莲上吊”,第三十一册收有“刘全进瓜”。它们虽然描写的都是刘全进瓜、李翠莲上吊的故事,但戏曲名却分为“刘全进瓜”与“李翠莲上吊”两个。这种情况使人感到有些不自然,但在内容上看是有其道理的。即“李翠莲上吊”描写的是“刘全进瓜”中李翠莲金钗施舍给化缘僧侣,被其夫刘全怀疑与其通奸,蒙受冤屈的心头之火而悬梁自尽,后来又冥府向阎王告状这一内容的作品。也可以说“李翠莲上吊”是把“刘全进瓜”中最精彩部分

拿出来单独编成了的折子戏。^[5]

尽管如此,两者在同一场景的处理上又存在着一些不同之处。
“刘全进瓜”的精彩之处即作品的重点集中反映在了作品插图的主题上:

- 圣僧化缘、翠莲施钗
- 夫妻反目、逼妻悬梁
- 进瓜寻妻、地府会妻
- 借尸还阳、皇宫招驸马

秦腔“刘全进瓜”剧的构成自身基本上与清代流传的描写刘全、李翠莲夫妇的纠葛的作品群(宝卷、唱本等)是共通的。但在描写接受李翠莲施舍的金钗的五台山僧侣上,尽管题目是“圣僧化缘”,却把他描写成是一个做买卖的和尚,这种展开上是很自然的。它与后面谈到的《翠莲宝卷》和《还阳宝传》中把僧侣与唐三藏联系在一起,即要将之与《西游记》进行挂钩的情况不同,而是比较接近于《西游记》中采用的较早时代的刘全进瓜故事。但从整体上来看,秦腔“刘全进瓜”与在《西游记》中基本上是将太宗入冥和刘全进瓜作为两个同等的故事描写的情况不同,而只是对太宗入冥一事轻描淡写地点了一下(“为兄前赴阴曹去、判官与我说来历、说御妹不久辞人世、到今果然性命毕。”),着眼点主要放在了刘全进瓜和李翠莲还魂的故事上。也许在秦腔中还有一个别的“唐太宗入冥”剧存在,但只从这部作品来看,我们完全可以把它看成是属于清代广为流传的刘全进瓜、李翠莲还魂故事系列的。

如比较一下用与秦腔“刘全进瓜”同一题材而创作的《钓鱼船》和《进瓜记》,我们可以看到它们在重视主人公“爱情”方面虽然一致,但在出场人物设计和故事情节的展开等方面却存在很大差异。例如,在《钓鱼船》和《进瓜记》中,强调的是士大夫的隐者即使贫穷也能在糟糠之妻和圣君德政中幸福生活的一面。而在秦腔的“刘全进瓜”中,我们看到的却是强调一个富商一时糊涂对爱妻产生嫉妒并把她逼上绝路,后来又悔恨万分,用平日的积德行善换来了阎王放回阴曹地府的妻

子,全家在人世再次得以团圆的内容,或者说作品具有强调要积善成德这一现实生活侧面的特征。与秦腔的刘全的人物形象相比,《钓鱼船》中的刘全是作为理想的隐士来描写的。在这方面文人张大复从加强儒教伦理色彩的角度出发,在编撰《钓鱼船》时对以前的刘全进瓜故事是做了较大修改。与此相对,秦腔的“刘全进瓜”没有采用《钓鱼船》的故事模式,而是承袭了以前的较为简朴的故事原型。若用今日的观点来看当时的阶层社会,在作品的创作背景上明显反映出前者与后者之间不仅存在着接受者(观众层)的差异,而且还存在着演出环境上的差异。即《钓鱼船》是以官僚士大夫观众层为对象的,而秦腔的“刘全进瓜”则是以城市的下层民众和农村的普通农民观众为对象的。在演出环境方面,与《进瓜记》是在京城内府这一特殊环境上演的戏剧相对比,秦腔“刘全进瓜”的演出地点却是在街头市井。^[6]但是,后者又不单纯是市井民众的剧目之一,它还在一定程度上还曾经起到了凝聚社会的作用。在河南省的豫东和鲁、苏、皖等地,李翠莲还魂剧属于“白头戏”剧目,嫁出去的女儿上吊死了时,在其娘家为了发泄悲愤并与婆家讲和一般都会上演白头戏,而且据说上演的就是《李翠莲大转皇宫》。^[7]从豫剧上演的情况可以推知,秦腔的“刘全进瓜”很有可能是为了给不幸死去的妇人祭魂、希望逢凶化吉而上演的剧目,这与在内府作为娱乐欣赏上演的《进瓜记》剧本应该说是截然不同的。在《进瓜记》中强调的是“夫妇之爱”,对陶氏之死这样不吉利的事只做了轻描淡写的描述。秦腔等地方戏则恰恰与此相反,很多都是强调了故事中的不幸内容,把“上吊”一场戏作为全剧的高潮,并借演员之口倾诉死者的悲愤,似乎是在向人们呼吁这样的悲剧今后今后绝不能再次发生。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两种戏曲所包含的基本精神是完全不同的。

那么,市井大众的社会中的刘全进瓜故事又是经过怎样的演变呢?

三、说唱文艺中的李翠莲施钗故事

把李翠莲还魂作为重点的刘全进瓜的代表作品,除了刚才谈到的戏曲之外还有《还阳宝传》^[8]。泽田瑞穗曾推测《还阳宝传》大概是个唱本,^[9]但从《还阳宝传》的原本来看,与其说它是个唱本,不如说它是由宝卷向唱本转变时的过渡文体的作品。在具有浓厚宝卷色彩的说唱文艺作品中,正文都是由“白”和“宣”来构成的。《还阳宝传》在内容构成上基本采用了从描写刘全夫妇的纠葛到李翠莲借尸还魂这一模式,但也有为了讨取观众欢心而进行改编的地方。例子之一是,作品中得到李翠莲施舍金钗的僧侣变成了带着悟空、八戒等取经的唐三藏,试图让人们意识到唐三藏就是陈光蕊和殷凤英之间所生的江流儿,在围绕僧人身世方面使听众联想起陈光蕊江流和尚的故事。《还阳宝传》的故事本是从《西游记》中独立出来的,却还要把弄成与《西游记》有一定的关联性,这里有着想利用《西游记》的流行扩大自我宣传的意图。第二个例子我们还可以举出本来是太宗去游地府,在《还阳宝传》中却变为了李翠莲替他去走了一遭。这种处理是因为作品有宣传劝善惩恶和因果报应的目的,所以游阴曹地府就成了难以舍弃的要素。第三个例子是,《还阳宝传》中的刘全在性格上被描写成一个贪婪和遇事不能深思熟虑的人物,内容上还添加了刘全在李氏自杀后,受天命的安排穷困潦倒变成乞丐四处流浪的情节,从而增添了刘全成为进瓜史前往阴曹地府的合理性。

以《还阳宝传》为基础,还出现了强调李翠莲蒙冤悲剧的作品,这就是《翠莲宝卷》。^[10]《翠莲宝卷》的开头与李翠莲还魂故事不同,是从唐三藏结束西天取经返回大唐的场面开始的。这是因为既要强调作品中有唐三藏这一人物,又要显示出宝卷与《西游记》不尽相同,是属于另外一个世界的故事。将李翠莲故事设定在唐三藏回国实属异常,但由于作者把从唐三藏与李翠莲相遇到李翠莲自杀的经过安排得十分缜密,使作品具有了一种醒人耳目和催人泪下的感染力。

唐三藏之所以能与李翠莲相遇,是因为观音为了达到让李翠莲回到天上的目的而命令唐三藏来破坏刘全和李翠莲夫妇关系的缘故。唐三藏奉观音之命来到扬州府李翠莲家,并找茬用恐吓的手段从李翠莲手里夺走了金钗。之后为了陷害李翠莲又来到了刘全外出的地方,一边暗示自己与李翠莲通奸,一边要把金钗卖给刘全。当对妻子的贞操起了疑心的刘全匆匆赶回家时,在路上又遇见了邻居王婆。作品中的王婆是个恩将仇报的小人,因向李翠莲要钱屡次遭到拒绝而心怀不满,于是向刘全编造了李氏趁丈夫不在招唐三藏来家喝酒的谰言。刘全本来就是心胸狭窄之人,听了这话后越加上了唐三藏和王婆的当,勃然大怒的刘全回到家中不分青红皂白把蒙在鼓里的善良妻子吊起来暴打,结果逼得李翠莲上吊而死。

《翠莲宝卷》讲的是夫妻间的一点误会由于邪恶之人的介入使夫妇和父子都卷进了一场悲剧的故事,作者用巧妙的人物配置和情节的设定十分精彩地描写了一个幸福家庭最后到了反目为仇的过程。这样的故事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日常生活中常会发生的家庭悲剧,所以特别容易引起老人和女性的同情。可谓是悲剧元凶的王婆在生活中无所不在,实际上她是《还阳宝传》中刘全的一个分身出现的。刘全在《还阳宝传》中本来不是邪恶之人,而是一个缺少信仰、非常现实而又遇事欠考虑的人物。这样一个安分守己的刘全,由于妻子在门口把金钗施舍给了僧人,就将恩爱夫妻的李翠莲逼问至死,无论作者怎样把它说成是酒后所为,听众也是难以接受的。所以《翠莲宝卷》的作者为了弥补这个不足,从《还阳宝传》中的刘全身上抽出了人所具有的性恶因素,用它塑造了一个陷害李翠莲的人物形象,这就是在故事中首次出现的王婆。作品同时又让成为菩萨的唐三藏起到考验误入迷途之人的作用。但是,作品无视《西游记》的在人们心中的影响,将圣僧唐三藏写成反面人物的经商和尚的做法是很被人们接受的。所以,在后来的作品《李翠莲施钗记》中又将唐三藏变回了圣僧形象。

在后来还出现了把《翠莲宝卷》中反映的家庭爱憎做了进一步生动描写和强调的作品,长篇说唱本《李翠莲施钗记》^[1],可谓是其代表

性作品。同时我们还可以从《李翠莲施钗记》中察觉到李翠莲还魂故事的改编也已走到了尽头。施钗记的作者为了更加强调刘全一家的悲剧,把着眼点放在了《翠莲宝卷》中出现的王婆身上,让她摇身一变成为一个被休回娘家的化着浓妆并十分丑陋的毒妇王大连。又把王婆的分身变为冯婆,让这个能说会道的媒婆把王大连塞给刘全做后妻,从而从家庭内部又给李翠莲死后的刘全父子抹上了一层浓厚的悲剧色彩。其结果,与已往以夫妻纠纷为主题的李翠莲进瓜故事相对比,施钗记将过去刘全夫妇之间存在的爱憎矛盾一分为二,作品的前半部分主要写刘全夫妇的纠葛,后半部分主要写王大连对两个前妻之子的虐待,这样的处理远远超出了刘全进瓜和李翠莲还魂的原有模式。作者为了强调现在的作品与过去的故事不同,似乎在后半部分下了很大工夫。通过生动和细腻的语言把王大连虐待继子的情况描写得十分真实。但是,这样的安排也起到了适得其反的作用,由于王大连虐待继子的情节在作品中显得喧宾夺主,使得作品在整体上很不协调。加之作品又加上了李翠莲游地狱的冗长内容,使施钗记变成了一部具有游地狱、虐待前妻之子等杂多主题的作品。所以,我们可以由此看出以李翠莲为主人公的进瓜故事作品的退步。

从清朝康熙年间开始,不断出现以描写家庭爱憎为主要内容的李翠莲还魂故事的作品,这与明末以后白话文艺表现形式的多样化,及由此导致的听众层的扩大有着很大关系。在清代下层民众通过多种文艺形式涌进了白话文艺的天地,另外像张百本堂那样的钞本行业和租借图书的店铺的出现又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为此,说唱文艺的作者们,非但不能无视那些过去曾被看做是与文学无缘的社会底层的呼声,而且还要以积极的姿态将他们的生活感情反映到作品中去。^[12]它的明显表现就是李翠莲(将还魂作为重点的)进瓜故事的演变,作者以民间的普通家庭为对象,通过夫妇的纠纷和发展过程的构成,十分质朴地描绘了人们在社会上应有的生活场面,以来获得封建社会广大民众的共鸣。

经过这样的演变之后,在《钓鱼船》中凝结的高洁隐者的夫妇之

爱,与在作品中加入了圣王德政的内府剧的《进瓜记》系统出现了很大的差异。

注 释

- [1] 参看青木正儿:《支那近世戏曲史》(春秋社版《青木正儿全集》卷三)第十一章《昆剧余势时代的戏曲》,岩城秀夫《中国古典剧的研究》(创文社、昭和61年)第四章《颐和园的三层舞台与清朝宫廷的好戏》。
- [2] 张庚、郭汉城主编:《中国戏曲通史》卷下,中国戏剧出版社1981年版。
- [3] 《万寿盛典》卷四十一、二,天理图书馆、内阁文库、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本文依据的是内阁文库本。参阅《中国地方剧初探》,多贺出版1992年版,第三章。
- [4] 因为从内容上看,《进瓜记》与《钓鱼船》属同一情节,张照在编写前者时是将后者作为底本的。这一点也可以从东北大学附属图书馆所藏内府精钞本中的张大复《如是观》中得到旁证。《如是观》等内府钞本的全貌在《中国地方剧初探》中有所记载。
- [5] 根据九州岛大学附属图书馆藏汲文库本。

《李翠莲上吊》版本中的插图,发现李翠莲上吊自尽的刘全和两个儿子是依偎在其遗体旁边的。与此相对,《刘全进瓜》的插图,描写是僧侣向刘全卖金钗和刘全向森罗殿进瓜的场面。即《刘全进瓜》一剧是以僧侣卖钗、李翠莲自杀、刘全进瓜、夫妇的还魂构成的,《李翠莲上吊》只是强调了它的前两部分,所以包括所有内容的《刘全进瓜》在对前者加以考虑之上,插图也描绘了其他的场面。

《秦腔剧目初考》(陕西艺术研究所编、1984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刊)第212页上有“十万金……其中有同名折戏《刘全进瓜》单独演出”的论述,似乎是把情况说反了。

- [6] 参看青木正儿《支那近世戏曲史》。
- [7] 朱亚卿《节日戏、敬神戏及其它——豫东演出习俗之一》(《河南戏曲史志辑丛》第13辑、刊行年月不详)。
- [8] 复旦大学藏清后期刊本。别名还为《李翠莲舍金钗大转皇官》等。共42页。
- [9] 泽田蕊穗《李翠莲故事唱本考》(《中国的庶民文艺》、1986年)。
- [10] 赵景深旧藏钞本、矶部彰《江南所见宝卷小说概要》(《集刊东洋学》第52号、1984)。

- [11] 在泽田蕊穗的论文中介绍了自己的藏本。其中也有根据清刻本的排印本，本稿使用的是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仓石文库的上海沈鹤记书局本（民国三十年）。
- [12] 参见矶部彰《〈西游记〉形成史的研究》、《〈西游记〉与民间文艺》（《富山大学人文学部纪要》第13号、1988年）。

（作者单位：日本东北大学）

唐传奇爱情三部曲

——对《李娃传》、《莺莺传》、
《霍小玉传》爱情样式的现代理解

[韩]全寅初

【提 要】 唐传奇最高成就的当数爱情类小说。这也许是非常理所当然的事实,因为人类的历史正是由男女个人集结的爱情的总和。在本文中所考察的唐代的三篇爱情类传奇故事所表现出的才子佳人的爱情行为,是古今中外永恒的三个爱情类型。其一是《李娃传》中所体现的男女在经历相见、别离等曲折坎坷之后得到幸福爱情的“Happy ending型(大团圆型)”,其二是像《莺莺传》一样,男主人公张生主动接近才貌双全的大家闺秀崔莺莺,在相处一段时间后爱情冷却最终分手的“离别型”,还有一种就是《霍小玉传》中所描述的李生违背与小玉定下的爱情誓言,小玉以死相抗的“冤鬼复仇型”。《李娃传》以事件结构布局谨严,作品生动见长,《莺莺传》中对男女主人公的心理描写极具现实性,而在《霍小玉传》中用死这一极端方法抗议背叛爱情的行为以及冤魂的复仇在现代的读者中能够引起强烈共鸣。

【关键词】 唐传奇 《李娃传》 《莺莺传》 《霍小玉传》 爱情类小说